

渔父古里好地方

□周跃忠 林发根

渔父古里好地方，群山环抱一村庄。青山绿水鱼米乡，百亩良田围村庄。这首民谣唱的就是龙山镇渔川村。渔川村隐藏在太平水库北部的群山里。从龙山镇政府出发，沿桥唐公路西行3公里有个岔口，路标指示 渔川村，一条水泥路伸进右侧的深山中。约莫1公里后豁然开朗，一大片葱葱郁郁的农田呈现在眼前，四周是黛色的山峦，不远处则是一片村庄，高低错落的房屋冒出缕缕炊烟，勤快的村民在阳光下忙活。一条笔直的大路通向村头，路两边种着行道树，树上还挂着一串串喜庆的红灯笼，仿佛童话里的仙境。

相传1700年前建有村

渔川村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小盆地上，地势略从东北向西南倾斜，从东到西依次有前溪、后溪、西辽坑三条溪流汇聚到西南的太平水库一个叫金钩湾的水域。渔川村300多户，近千人口，有耕地400余亩，有胡、施、吕、陈、李、朱、方、卢诸姓，胡姓居多，施姓次之。据《渔父里村志》载，施姓人明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从白莲塘村辗转迁入，胡姓人明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从清塘下村迁入。所以渔川村可考的建村史已近600年。

但据渔川人说，这里的建村史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时代。渔川村是一块风水宝地，环境清幽，又有山水田林，基本可保衣食无忧，距今约1700年的时候就可能有村落存在了。依据是1965年建乌湾水库时，在东面大王山北下滩山挖出窑砖，上铭砖文“司马明帝”，并有“咸和二年(327年)年号”。不过，南宋时大王山古代确实曾有寺庙，此处尚存一块六角石墩，上刻“大宋乾道六年(1170年)庚寅七月己卯朔”字样，说明距今850年这里就有稼穡与梵音了。

在古代，渔川村先是叫“牛肚里”。传说有只金牛，牛头落在东面的张岭尖，西面金钩湾牛尾对着如今的六角亭，村落就在牛肚里，故得此名。富于幻想的牛肚里人因村南有两座馒头山，山脚有三口塘(草塘、湖石塘、瓦腰畎塘)，他们把这一小区域叫“游鱼山脚三口塘”，把与湖石塘西依的馒头山叫“上水鯨鲈”，草塘东侧的游鱼叫“金鲤鱼”，村落在湖石塘的北面，村名就叫成“鱼父里”了。

鱼父是渔夫的意思，把一个村子比作打鱼的渔夫，把这山那水看成是追闹嬉戏的游鱼，何等浪漫，富有画意。到民国时，鱼父里墙上有隐士写过“渔父古里”，写的人是不是受屈原诗歌《渔父》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村名也就改写成了“渔父里”，也有人称“渔浦里”。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改向阳大队，1970年改“渔川村”，寓意“鱼米之乡”，但“川”字还代表了“三条溪流”，东西二溪绕村走，中溪将村分成双。

辉煌的 革命老区村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以渔川村为圆心，半径约5公里内几乎都是崇山峻岭。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渔川村成了革命的红色堡垒，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革命老区村”。

早在1927年，由于连年的天灾人祸，永康的农民运动蔚然成风，西山村中共地下党员吕岩良、吕岩柱受农民运动指导员委派来到渔川村，亲自指导组织农民运动。渔川村农会骨干胡凤仪、胡有堆、胡方清等带领农民同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实行二五减租，农会还利用“请财神”等办法来筹集活动经费，9月，一批农会会员参加了中共永康临时县委组织的进城请愿活动。从那时起，红色的种子就在渔川村撒下了。

1940年春，溪后村中共地下党员潘绍谋，化名潘奉庆，以裁缝身份为掩护来到渔川村，以胡淑文家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是年秋，国民党蓄意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党的积极分子胡中畴、胡中和、胡淑文因身份暴露，与潘奉庆一起被捕。面对酷刑，他们始终保守秘密，被关押3年多才释放，而潘奉庆为了保护他们，在狱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潘奉庆的鲜血没有白流。1947年初，中共地下党员王月兰、吕开张来到渔川、上产一带开展活动，胡中畴秘密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党员。在村里，他用“做木栲栳”为代语来物色人员扩充队伍，胡



四杰、胡方情等先后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很快，渔川村就建立了党的联络小组。他们借上山砍柴作掩护，在茂密的后山树林中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不久，村民胡邦泰、胡火星等也加入了党组织，并参加了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

渔川村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传到了国民党自卫中队队长金坑标的耳朵里，他带领自卫中队一支人马先到上产，再到渔川，把他怀疑的群众抓到下祠堂，个个捆绑，乱抽乱打，最后用几担谷的价格让亲人领回去。据说，那天金坑标先来到保长胡宝奇家中，恰巧头天夜里第六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文华带领的一支征粮小分队就住在保家楼上。李文华一队人刚想离开，金坑标就到了。如今村里一些老人一说到这事，就会说：那一年，楼上住共产党，楼下住金坑标，好危险啊！

实干精神接力传

这是一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这里的村民勤劳勇敢，爱憎分明。1963年、1964年，渔川大队社员们通过两年的艰苦奋斗，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如锄头、畚箕、石夯、榔头、钢钎等，亲手建起了一座坝高16米、长128米、蓄水16万立方米的乌湾水库，使农田旱涝保收。渔川人永远记住了这次创业中的两位重要人物：一个叫应茂星，一个叫胡岩合。

当时的农田主要靠池塘和溪水灌溉，只要天晴10天，即成大旱之年，田禾歉收，农民只有靠旱粮充饥，甚至挨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农民利用冬闲时节，扩建山塘，加高池岸，增加蓄水量，虽然提高了抗旱能力，但仍不能保证旱涝无忧。1963年，时年36岁的驻渔川村干部、桥下公社党委副书记应茂星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如此艰难，急在心里。通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率先提出了建设乌湾水库的倡议。消息传开，村里就有俗话传出：剖塘作缺，水流耳朵。意思是把乌湾山塘剖开建水库，村里人是要遭殃的。应茂星不信邪，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村党支部会议很快形成决议：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建设乌湾水库！当年9月28日，乌湾水库动工兴建。

当时太平水库刚建成，渔川村道路一时不畅，渔川人涉外颇苦，只能翻山越岭、七弯八拐从张岭口出，应茂星干脆吃住住在村里、工地上，连月与村民打成一片，发誓不做好水库大坝不离渔川村，不出张岭口。他把全身心的精力与满腔的热情都倾注到了乌湾水库。

胡岩合是当时的渔川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设乌湾水库时正闹饥荒，他自己省吃俭用，把吃的先让给工地上的社员。1964年春天，洪水把集体池塘里的鱼冲到田里，一些社员去田里坑里抢鱼，胡岩合立即下令把鱼都拿回村里，包括他儿子抢回家的鱼也拿了回来。他把那些鱼分给了揭不开锅，或卧病在床的社员，自己则强忍着剧烈的胃痛，不吃一鱼，未尝一汤。没有多少人知道，此时的胡岩合因为挨饿，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甚至几次痛晕了过去。乌湾水库离村3里地，胡岩合把指挥部设在工地上，为了抢在汛期前建成大坝，他没日没夜地奋战在工地。终于，胡岩合再也挺不住了，又一次晕倒在工地，这

一躺倒，就再也没有起来。出殡那天，百鸟哀鸣，山岳恸哭，桥下公社、村两级干部都来送行了。大家都说，他是饿死的，是为渔川人累死的。

后来，胡如斌接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也是一个苦干拼命干的人。他完成了胡岩合未竟的事业，建好了乌湾水库，接着搞水力发电站，改善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修建东西两条渠道，全村的抗旱能力从原来的10天提高到了60天，实现全村95%的土地自流灌溉。1966年总产量达到66万斤，比1961年增产30万斤。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做。胡章木接替胡如斌任党支部书记后，针对村里饮用水卫生与紧缺的问题，1973年建成了蓄水量6万立方米的竖坑水库，形成了“日常饮用竖坑水，农田灌溉靠乌湾”的用水格局。现在的党支部书记胡洪波正筹划进行老村改造和居家养老中心建设，后山畈桃花风景园的建设已在进行中，一座宜居宜游的现代化美丽乡村正在诞生。

在如今的渔川村文化礼堂里，悬挂着一块“松鹤长青”的烫画，抬头书“赠给勤劳勇敢的渔川人民，艰苦创业精神永存”。落款“六五年驻村干部、乌湾水库建造发起人 应茂星，日期是1997年3月。乌湾水库建成后，应茂星调到金川公社担任党委书记。渔川人一直保持着与他的往来。应茂星也始终不能忘怀与渔川人共度的岁月，尤为想念长眠地下的胡岩合书记。退休以后，他选择了一个天气清明的日子，捧着这块饱含深情的烫画，重新踏上这块曾经战斗过的土地，这个如今已别墅林立的村庄。

隐者，渔父。屈原笔下的渔父面对他的反问：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竟与他莞尔而笑，无言以对，唱歌远去了。我们发现，原来渔父归隐到“渔父古里”来了，来到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好地方。



进村的道路



松鹤长青 烫画



渔川村文化礼堂